

韓國藝術家徐道獲 漂泊中建立家的感覺



鑑賞天地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e.com

韓國知名當代藝術家徐道獲在年輕時曾算命，師傅說他命中有5匹馬，注定一生都要離家，在外發展，到處漂泊。他自1991年起就離開韓國，先移居美國，再定居英國倫敦，更獲世界各地畫廊美術館邀約，一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外，應驗了算命師傅的預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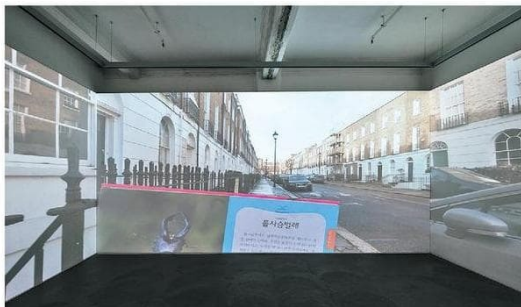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長期在外，他的作品卻很多與家有關，從水龍頭、插頭到整個房間乃至整座房子，都被他以透明布料重塑，跟隨他到世界不同角落，創作是他多年來對抗漂泊感的方法。有了孩子後，他對家的感覺改變，創作轉向，對漂泊的身份也有了新探索。「孩子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生命。因此我少了到處飛，多了留在家。某程度上，我也覺得生命更安定了。」

徐道獲最近因為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和新作展覽「Passage/s」(立木畫廊，即日起至5月13日)來港，當中主要的作品 *Passage/s: The Pram Project*，是他推着嬰兒車帶女兒到處遊的大型三面錄影。2010年，他從紐約移居倫敦，與第二任妻子結婚，隨後生了2個女兒。

他每天都會推着嬰兒車，帶女兒到附近走走，「我對倫敦很陌生，我的女兒也一樣。我們一起發現身邊有什麼新鮮事，也在旅程中慢慢建立父女的親密聯繫。」女兒慢慢掌握語言，雖然仍是娃娃語，但兩人一邊走一邊說話，他自言是一天中最珍貴的時光。「我想把這一刻留下，於是就開始在嬰兒車上放攝影機拍攝，其實起點並不是藝術計劃。」當女兒長大了一點，他也帶她回首爾住進自己從前的家中，同樣推着嬰兒車帶她到處走，認識自己長大的環境，並以攝影機作記錄。

語言與地域錯置

拍了3年後，他重看舊影片，覺得也有轉換成藝術創作的可能，遂把它變成多媒體作品。他表示，這個作品與早前的創作一樣，都是與「錯置」(displacement)有關。影片中父女的語言總是與地域格格不入，在倫敦他們偶爾會用韓語交談，女兒也愛唱韓語歌，到了首爾，女兒反倒會唱起英文歌，2人也會用英語交談，彷彿仍在倫敦一樣，父女同樣經歷錯置的迷惘。「那種錯置不只是地理上的，也是文化上、語言上的。」作品以3部不同面向攝影機拍攝，一點也不迴避旅途中的艱難，「風格是很不成熟的，也沒有太多後期製作。」身在其中，也有一種暈眩失去方向之感。「希望能營造某種不安定的感覺，讓觀眾從身體



他的新作 *Passage/s: The Pram Project* 是推着嬰兒車帶女兒到處遊的大型三面錄影。(受訪者及立木畫廊圖片)

直接感受那種錯置。」

作品完成後，展出的第一站是家附近的一所畫廊，女兒也在現場觀看。「投影的比例是以貼近真實尺寸為目標，當她看着更年幼的自己向她走近，就好像過去跟現在相遇一樣，很有趣。」回看2人一起走過的那些路，他發現女兒的記憶竟然出奇地清晰，「她們已經很能觀察生命的種種轉變」。他表示，同類的作品將會一直做下去，直至她們不再需要嬰兒車為止。「因為這是我生命很有意義的作品。」

海外漂泊30年

錯置、離散、漂泊，總是他生命中常有的感受，然而他的作品總是與「家」的安穩有關。「每次我離開原來的家，都覺得無法完全搬離，因為對空間和地方的記憶仍深刻，仍然在我身上，當我離開的地方愈多，身上就有愈多行李。」

他的父親徐世鉉(Suh Se-ok)是韓國現代藝術的重要人物，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創抽象水墨，突破傳統力求創新。從小徐道獲就深受父親影響，在藝術氛圍成長，走上相同的路是自然選擇。「我父親是畫家，也是教育家、哲學家、傳統韓國及亞洲藝術收藏家，那充滿創意的環境幾乎是強加在我身上的，我要做的只是接受。」原本他想修讀海洋生物學，但數學成績太差，最後選擇了藝術學院。雖然喜愛這科，但單向的傳統美術教學方式及父親的名氣，也讓他覺得被束縛，與美籍韓裔的首任妻子結婚後，他便移居美國，進修美術並尋找其他出路，也開始了近30年的漂泊。

他以透明布料重塑家居家具的作品，始於居住紐約時期，當時他家住消防局旁，噪音常讓他整夜無法安眠。他想，自己何時

才好好睡一覺？於是想到韓國的房間。他打算在室內重塑當年的小房子，這房子要有原來房子的大小，要用透明的布料縫製，結果他真的做出來了，卻因為太大無法放在家裏，於是他把作品摺起來，放在行李箱中，帶到世界不同角落展示。

每次他移居到另一個地方，就會開始重塑從前家中的一切，隨著移居的次數愈來愈多，他的相關創作也愈來愈多，成為他簽名式的作品系列。「這些作品對我來說就如脫皮一樣，我從這空間中脫身出來，就如一個鬼魂，但我自己是一個不斷向外求索的人，因此愈來愈多這些跟著我。」他不覺得這些作品只是在說「過去」。「我覺得那更像是現在的過去式，或者現在如何與過去重疊。我一直帶著過去生活，是我生命中根本的渴望。」

他指出，在西方的時間觀念中，總是習慣將時間與空間割裂，但就如電影《天煞異降》(Arrival)所帶出的思考，他也認為語言主宰著時空的思維，而在東方的概念中，時空總是在重疊狀態。「電影中的外語語言沒有時間的界限，沒有開始或終結，這是我比較著迷的那種時空觀念。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把過去跟現在割捨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總是同時進行的，或許這是比較東方的時間想法。」

全部是過客經驗

正如在韓語中時態分野模糊，他初學英語時總是把時態語法搞混，到如今也常常混淆。這種對時間感知的模糊狀態，正是他作品的核心。無論是透明布料的建築，還是三面立體的街景投影，他都把它們帶到世界不同角落去，每次看著這些作品，總有某種回家的錯覺。「我開始迷惑自己到底

是身在哪個時空裏。」

他不少作品都與樓梯、門、走廊等有關，作品常以「Passage/s」來命名。生命對他來說猶如旅途，生命總是在空間與空間之間的走道中，不斷離開，沒有開始也沒有終點，過去現在未來重疊在一起。

人如何越過邊界進入不同的系統，是徐道獲的創作起點。無形的邊界無處不在，不論是國與國、省與省，就算是同一個地區不同的區域，甚至是在不同時間進入同一地區，對外來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拒絕與接受，他以作品反映自己的過客經驗，也透過作品寄託家的感覺。在製作這些布羅的過程中，他一寸一寸地仔細回視重疊家中空間時，思鄉情緒也得到釋放。而展出時也為這個家帶來不同意義。「就如一個帶有入類存在痕跡的外殼，當觀眾與它互動時，也讓這無人空間再次被佔據。」

透明的物料是他刻意模糊空間邊界的嘗試，而這種模糊性也是他對家的想法。他認為家的涵義不斷轉變，他帶著過去家的影子，多次重新適應新的文化、環境、居所，每次說「家」總有不同的指向。「[作品是我應對生命轉變的方法，不論是個人或工作原因，我總是不斷移動。]

有了孩子後，他覺得家不再只是與一個空間、一個地方的聯繫，而有更多方面的經驗與感受。過去他多以物記錄「家」的回憶，這次的作品卻多了人的元素，也是因為他多了父親的角色。「之前我都是一個人佔據一個房間，如今有了3個人在一起，那回憶、這次作品卻多了人的元素，也是因為他多了父親的角色。」「我一直以來，我的作品都與記錄空間有關，而這(社區)就是我生命中重要的空間。」

今次徐道獲在香港舉行的個展中，除了錄像還展出了一些畫作。(受訪者及立木畫廊圖片)



他的作品都與「家」有關，他認為家的涵義不斷轉變，一旦離開了家，也就不再一樣。(陳縱宇攝)

人如何越過邊界進入不同的系統，是徐道獲的創作起點。(受訪者及立木畫廊圖片)



徐道獲小檔案

英文名字：Do-Ho Suh
出生年份：1962
出生地點：韓國首爾
學歷：首爾大學、羅德島設計學院及耶魯大學



徐道獲(左二)最近為個人展覽來港。(受訪者圖片)



他二〇一五年把紐約的居住地點用透明布料還原。(Jerry Richfield圖)

父親遺傳自由精神

除了家，個人與集體的張力也是徐道獲常探索的主題，將數千張士兵身份牌製作成盔甲，無數個人形雕像組成鐵絲網和地磚，作品充滿對集體的質疑及對自由的渴望。而這種擁抱自由的想法，或許也是受父親影響。他在訪問中曾提到，雖然父親創作水墨，卻能超越形式限制，創作出回應時代的作品。「我父親雖然是重要畫家，但性格也是很自由隨意的人，雖然在大學教書多年，但從不按照系統行事，例如他從不準時上課（笑），這個性也影響了我們兄弟。」

在創作上，他父親也不受既有系統所限，「雖然用的都是墨和紙，卻能把傳統轉變。」他從小就研習傳統韓畫，卻沒有走上與父親一樣的創作路，反而轉向當代創作，然而那種自由的精神也是一脈相承。他從不被某種形式或模式限制，只是想忠於自己的生命體驗。「我只是在回應『轉變』」。

徐道獲二〇〇四年作《Screen》。
(受訪者及立木畫廊圖片)

